

清代望江诗人鲁笔及其诗作

汪忠民

“出东门，气凌凌，仗孤剑，走燕秦，男儿动，不可一世，岂得蹉蹉速速求他人。家务琐碎，爨烟不兴。丈夫宁当格斗万里外，安能怫郁如羴鹰。”这样慷慨激昂的诗句，并非出自某位名家，它的作者是清代安庆府望江县一位普通的布衣诗人，名叫鲁笔。很多年以前，我在整理安庆地方古代诗文过程中，就发现了鲁笔的诗作，并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可是翻阅地方史籍，关于鲁笔的生平，文献留存的资料非常少，其生于何年，死于何年，不得而知，其诗歌创作的具体数量更难以稽考。

最早记载鲁笔传记的是清代乾隆三十三年《望江县志》。其《人物志·儒林》记述：“鲁笔，字雁门。少孤。贫，力养王父母及母，能得欢心。性耽书，每沉思独往，遇难解者，愈不肯休。尝游苏杭白下，购得异书，如获拱璧，归则杜门键户，披吟不别昏旦。为文宗尚大家，不逐时好。诗、古(文)原本魏晋，弗屑中晚唐。当时名宿如戴巨川、王已山辈，皆极赏之。其提躬清严，长吏请见，多不出。所刻《见南(斋)诗集》《楚辞达》已行世。惟《易经》《春秋》注释未及授梓云。卒年八十三岁。”

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这段文字，在现在通行的乾隆《望江县志》上，已经被人涂抹挖白，无法认读。笔者查阅民国时期安徽通志局整理的望江县古代著作家传记资料，才找到这段鲁笔的传记，注明出自《望江县志》。

从传记看，鲁笔酷爱读书，其诗文崇尚大家，在当时是得到名流肯定的。由于他个性倨傲，不喜欢逢迎周旋于达官显宦，因此郁悒一生而不得志。鲁笔诗歌吟咏之余，好楚辞研究，著有《楚辞达》，已收入广陵书社影印《楚辞文献集成》，书后有好友方城的跋语：

“吾乡鲁雁门，讳笔，号蘸青，一号榆谷，于学无所不窥。弱冠即名籍乡邦。好游历佳山水间，近远争延礼之。强仕年，乃与予同附学，屡蹶举场，故倦游。日坐破屋后山斋，闭户著书等身。先有《见南斋诗文集》行世。其于星纬皇极，数及轩岐，郭、廖等书，靡不切究，尤邃六书韵律诸内典，并诠释精辟，识解超妙。又工真草各家书法。先生为人，美丰仪，善谈谐，介直和易。至与人剖辩古今人是非得失事，时或抗声厉色，不可夺。长予廿余龄，为忘年交，余特师事之。常晨夕过从，得聆绪论要，无能窥其涯。丁卯余幸售而先生老，余谒选而先生死矣。”

这段文字，补充了县志传记的不足。原来鲁笔学识广博，又善于谈吐，年轻时就已经“名籍乡邦”了。早年喜欢游历结交，以至于“远近争延礼之。”中年后科场失意，心灰意冷，遂隐于山斋，闭门著述以终老。乾隆丁卯年(1747)，他的学生方城考中举

人，而他已垂垂老矣。根据乾隆《望江县志》记载，方城享年七十二岁，逝于乾隆戊子年(1768)，大致可以推算出方城约生于1696年前后，而鲁笔仅比方城大二十多岁，他大约生于1676年前几年。方城中举那年，鲁笔大约七十多岁。方城于1763年“谒选”浙江昌化知县时，鲁笔已不在人世，他大约逝于1754至1758年(按享年八十三岁计算)。嘉庆年间望江县令师范编辑《雷音》，在这个望江本地文人的诗文选集里，收录了鲁笔一百四十多首诗作，与龙燮、檀萃并列清代望江县诗作三大家。从诗所反映的内容上看，他和当时的文人雅士来往频繁，如扬州的郑板桥、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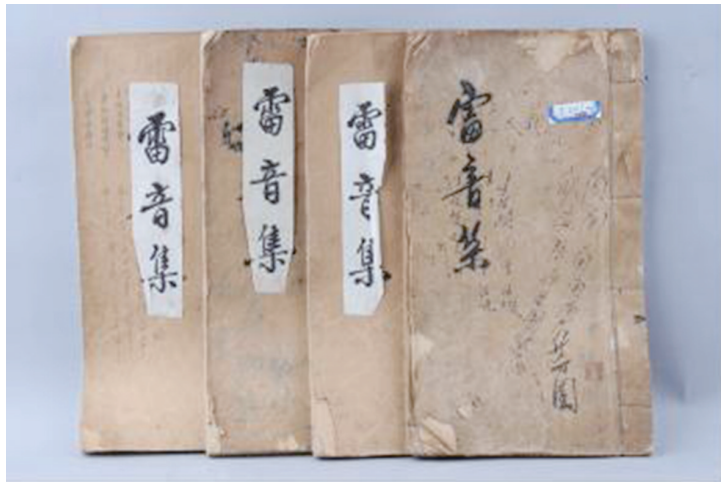
《宿鲁雁门书馆》《夜饮鲁雁门山斋》等诗作。可见，鲁笔在当时文人圈内是有一定知名度的。

按乾隆《望江县志》和方城的记述，鲁笔著作主要有《见南斋诗(文)集》《楚辞达》，和不少仅存书名的未刊稿。《中国古籍总目》集部别集类，著录了鲁笔著作“《见南斋诗集》六卷、《解佩吟》一卷。”《清人别集总目》则著录了“《见南斋诗集》二卷”，但都注明“抄本，中科院图书馆藏”。戴瀚跋语说“馆谷刻之”“分体开雕”，应该是已经刻板印刷了，乾隆《望江县志》鲁笔传记也说“所刻《见南(斋)诗集》《楚辞达》已行世”。所以“抄本”一说，或许是另有所出。收

行》，五言古诗二十二首(《安东平》二首以下)，七言古诗五首(《大风雨歌》以下)，其余为近体诗(律诗绝句)。乾隆《望江县志》、清末的大型诗歌总集《皖雅》、旧《太湖县志》也收录了部分鲁笔诗作。

鲁笔受时代影响，他的诗以反映现实为主，不喜欢凭空杜撰。其创作倾向“宗魏晋，不屑中晚唐”。诗歌用辞古雅，然气韵雄浑，读之令人心胸开阔，如“千山卷水荡胸来，万壑云烟一笔扫。何年造化命巨灵，大麓铲为神物岛。云根有脚插寒波，嵌空飞梁驾如縗(《龙山》)”。也有清新如画的咏物诗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如“娇鸟啼烟过画桥，北窗哪解梦藏蕉。秋风尚早云先薄，夏气将迴暑未消。(《北窗》)”以及《西湖十二月竹枝词》等等。环顾整个安庆地方的古代诗作，鲁笔诗歌的艺术水平属于上乘。望江县令师范在《楚辞达》序言中说：“先生之自序其时艺，曰：间尝独往深山空谷中，四顾无人，划然一啸，忽心关震动，如乐出虚然。”钱塘梁同书为《楚辞达》作序，其中论及鲁笔的诗，称其：“雄浑高古，有汉魏之遗。”戴瀚对鲁笔诗作的评价是“乐府及五言古上薄风骚，七言古奇气郁盘，光怪万状，兼李杜而化之，尽压后来作者。五言绝句尤醇古淡泊，高不可攀。余体亦皆超越元著”。我以为是中肯和符合实际的。

鲁笔一生，著书等身，然而身后寂寞无闻(这一点上，远不及龙燮和檀萃)。虽然《雷音》保留了他的作品，但也仅是幸存之万一。经过清代文字狱的粗暴禁毁，其作品还存留人间，已是不幸中的万幸。“雁门解佩卷还留”，桐城方于谷的这句诗，让我们不时会想起这位望江诗人，并对他心生敬意，他的诗文应与其人之精神一样是不朽的。戴瀚说：“信乎，雁门于声华征逐之途，一切淡如枯木朽株，惟服古绩学，日进不休，故所就若此也。”望江县令师范在鲁笔作品《楚辞达》前有序，其中称道：“顾世之惜先生者，谓其负才如此，竟未获一饷于黉宫而终老牖下，抑知曩日之以科甲、明经傲先生者，俱已草亡木卒，而先生长同楚词以不朽。则凡将相之贵、金紫之荣，皆腐鼠耳，乌足以为先生嚇哉。”这就是说，鲁笔不论在精神层面，还是诗歌创作上，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，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。



收入鲁笔作品的《雷音集》(现藏望江县博物馆)

陵的戴瀚、周怀臣，本县的龙双白、龙学山、方城等，年轻时在安庆、合肥、金陵、扬州、杭州一带游历，志向高远，满怀抱负，不屑于庸碌一生。其诗中写道：“旷朗天地间，何为束一己。魏阙笑江湖，志士空徙倚。岂少位望隆，悻窃能无鄙。岩穴弹鸣琴，门外生棘枳。长啸欲何为？古人岂不伟。”这便是他的人生生态，旷达超群，自视甚高。在《雷音》所选鲁笔的诗作后面，又有好友戴瀚写的一篇跋语，记述了他和鲁笔的一段交往。

戴瀚，乾隆时名宿，字巨川，号雪村，金陵人，雍正元年进士，后来做过贵州乡试考官、福建学政。按跋文，康熙己亥年(1719)，戴瀚和鲁笔相识于福建邵武，乾隆癸亥年(1743)，二人又相逢于金陵。乾隆癸酉年(1753)，戴瀚在家中养病，鲁笔又去拜访。二人虽然相隔久远，但互相赏识，志趣相投。所以鲁笔把自己的诗稿拿去请戴瀚审读，戴瀚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。这段跋语对于了解鲁笔生平和诗歌创作，有重要价值。除此之外，清代《随园诗话》《秦淮闻见录》等书收录了鲁笔为秦淮名妓马湘兰墓题诗的轶事。清乾隆年间，闽人郭起元(诗文名家)曾任官于太湖等地，与鲁笔有交往，郭起元的《介石堂诗集》中有

藏《见南斋诗集》《解佩吟》的中科院图书馆，在其出版的《古籍善本目录》中，却未提及该抄本，因此不能确定此抄本的性质(未刻抄本还是转录本)。以《中国古籍总目》来看，大概诗集有两册(《见南斋诗集》《解佩吟》各一册，但卷数不同)，而不是两卷，“两册”“二编”意思相近，指书的装订而言。据《清代禁书总述》记载，《见南斋诗集》(应包括《解佩吟》)于乾隆四十八年，由安徽巡抚富弼收缴禁毁。乾隆时期，文字之狱大兴，凡有可疑的文字或与当时文字狱当事者有关联者，皆毁禁其书。平时孤傲的文人，或被人所嫉，其书被谣诼而禁毁的可能也是相当大的。通行本乾隆《望江县志》挖除了鲁笔的传记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。他的诗集有一册叫《解佩吟》，题目借用了汉代《列仙传》里郑交甫和仙女解佩相交的风雅典故。桐城诗人方于谷在《华阳竹枝词》里写到：“肯注离骚龙石楼，雁门解佩卷还留”。一句是说龙燮(号石楼)校注《离骚》，一句是说鲁笔有诗集《解佩吟》流传于世。

由于《见南斋诗集》《解佩吟》不易见到，谈论鲁笔的诗歌创作，只能以《雷音》所选的一百四十余首诗为主，其中四言古诗一首(《善哉行》)，拟乐府一首(《东门

